

责任编辑 崔美明

封面装帧 甘晓培

走进阳光

孙道临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8 字数 257,000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8-02604-1/G·395

定价 20.50 元

61
52

目 录

- [1]前言
- [1]孙道临是一首诗
——代序

黄宗江

影坛记事

- [3]如果没有宗江
- [7]金山引我上银幕
- [9]金山和清华影业公司
- [12]汤晓丹印象
- [15]再记汤晓丹
- [18]陈西禾和《家》
- [21]饰演高觉新的一点想法
- [26]为什么他永不消逝
——《永不消逝的电波》拍摄散记
- [31]致陶承的信
[附:梅嘉陵受陶承之托给孙道临的信
陶承给孙道临的信]
- [37]向夏衍前辈学艺
- [40]水华境界
- [44]凌子风风貌长青

[47]佐藤纯弥二三事

[50]愿随精禽填沧海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拍摄散记

[57]李四光小路

[59]写在影片《雷雨》上映之前

[61]繁漪吃药

——影片《雷雨》导演随记

[64]感情的海洋

[69]一千多公里的歌

[72]第三个春天

[75]致荒煤同志的信

[附：陈荒煤给孙道临的信]

[82]我为什么想拍《三国演义》

[85]且先圆了《三国梦》的梦

[附：蜀鄂寻梦(诗五首)]

[92]千呼万唤孟丽君

[附：《孟丽君》片头、片尾歌词]

情 怀 追 思

[105]忘归集记

[109]没有失去的记忆

[120]永远的诱惑

[126]记姚大娘

[131]爱的馈赠

[134]不仅是为了过去

[136]惶悚

[139]“老坦克”

- [142]赤坂的市声
[146]陡岸上的母亲
[153]秋晴漫笔
[155]真情常在
——怀念林同济教授
[159]无言歌
——纪念林日顺先生
[165]念兴华
——致郭心晖的信
[168]记中村登
[172]洗心行
[176]就中难别是湖边
[178]梦伦巴及其他
[184]我很幸福
[186]太平花影缤纷处

出 访 杂 感

- [191]秋天的暖风
[195]在太秦映画村
[199]三访新加坡
[附：《再见，新加坡》]
[207]巴黎的第一印象
——访法散记之一
[209]“复兴的钟声”
——访法散记之二
[212]法国人民向我们微笑
——访法散记之三

[215]关于法国电影业的一点印象

——访法散记之四

[218]访美随记

[220]华盛顿一晚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美国的首映

[224]记蒙特里尔电影节

[227]在旧金山排戏

[235]在旧金山演戏

艺苑漫步

[241]谈谈英语学习

——致谢添的信

[244]从“丙上”到“甲下”

[246]我和朗诵

[249]我与广播剧

[251]我的朋友舒伯特

[262]也许是细雨

[265]李宝坤的戏剧人物画

[268]致李雪健的信

[附：李雪健给孙道临的信]

[270]伟大的游戏

[272]赵青在宣战

[273]关于电影对白随笔

[276]我看电影文学

[279]意随心翔身如铁

影坛记事



1981

如果没有宗江

生活中充满机遇，而有些机遇常常影响你一生的走向。

没有黄宗江，我大概是不会从事电影戏剧工作的。

1938 年秋，我进北平燕京大学读书，和宗江在校园中邂逅，惊喜之下，两人到未名湖边的石船上聊了好久，谈得最多的是在崇德初中分手后的情况。其实，我们已是两分两聚了。在崇德小学同班读书时，我们便是好友了，不久他举家迁青岛，便分开了好久。初中时他迁回北平，又回到崇德来读初中，初中三时，他又迁往天津，入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有戏剧传统的。大家都知道，早如周总理，后如曹禺先生，就都曾在南开舞台上一显身手。宗江原是个京剧迷，在崇德初中时他住校，常常和几个戏迷同学偷偷到广和楼去听夜戏。那时，富连成科班长年在广和楼演出，人才济济，戏码很硬，吸引了不少年轻戏迷哥。但我们学校规矩甚严，一到晚上就关上大门，不准住校学生进出，宗江尽兴回来，少不了就翻墙而进，在当时那老实听话的风气中，他真算是狂放不羁的了。到了南开中学，他找到了宜于发展他戏剧天才的土壤，也找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友。因此，进燕京大学后，他便和张福骈等组织起燕京剧社。1938 年冬，剧社在燕京大学贝公楼礼堂首演了三个独幕剧：由宗江主演的欧阳予倩编剧的《买卖》、张福骈主演的《红灯笼》、姚克安和方佩萱合演的丁西林的喜剧《压迫》。

这台戏，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正正规规的舞台话剧。在初中读书时曾在北平中天电影院看过一次游艺会，节目中有话剧，是菊池宽的《父归》。只记得舞台上突然变得黑洞洞的，只是桌上闪着微弱的煤油灯光，那位不受欢迎的父亲，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孔，只听见他拉长着悲怆的语调……看惯了京戏的鲜亮舞台多姿多彩人物的我，对此感到不甚了了。再就是到了高中，话剧似也盛行一些了。学校办校庆联欢会，排演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就在学校的操场上，靠着食堂的几扇窗户搭了个小小舞台。一扇窗上挂个窗帘，就作为“美人”居室的窗子，另一扇窗子就成了上下场的门，只是可惜门槛高了些，出场角色不得不“高抬贵腿”跨入跨出。当时学校没有女生，美人就由我同班的郭元同扮演。（他后来果然在上海和宗江一起组班演戏了，艺名叫异方。）他披起一头长长的黄色假发，临时由英国老师给赶制的长袍箍着纤纤细腰。此刻“她”手拉着窗帷，听见门响猛然一回头。虽然观众都知道，“她”是个大近视眼，但仍然感到“她”秀媚可人，只有脸庞比一般姑娘嫌大了些，那上场来的英雄巧克力兵是前些年刚退休的驻英大使陈肇源扮演的。他画起浓浓的眉，深黑的眼眶，马裤马靴，从那“门”外一跃而入，果然英武不凡……可怜，当时的我也只能保留下这一点印象，对于萧翁作品的深义便毫无所觉了。

使我真正动容的是1937年春天看到的《放下你的鞭子》，那是北平学联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春游，我和几个同学迎着风沙踏车奔向香山。在香山脚下，学联主办了一次抗日救亡文艺演出。广场上满是人，有人爬到树上看。在女一中学生合唱了《打回老家去》之后，由崔嵬和张瑞芳合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开场了。这两位极具魅力的演员以他们的真诚激情感动了观众。一时，抗日救亡的口号和歌声伴着鼓荡的春风，扫过这古城外静寂的山

乡……至今，在我耳旁，在那怒吼般的声浪中，还同时回响着张瑞芳唱着“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的声音。那样纤细，却又悲愤、颤抖……

直到我在燕大看到宗江演戏以前，这些就是我对话剧的全部印象了。和宗江在未名湖畔重逢之前，我是从未想到过会去演戏的。从高中起，我酷爱文艺，也试着写诗写小说。高中毕业时，甚至想学高尔基，把社会当做自己的大学。由于姐姐的再三劝告，才决定投考燕京大学。按校章第一年新生只分院不分系。因我在中学时就读了苏联列昂捷也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等社会科学书籍，醉心马克思列宁主义，知道经济是一切的基础，因此入学后，就准备第二年读经济系。但第一年读下来，知道学校内的经济系讲的俱是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以及银行学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无关，感到对不上号。当时又爱和同学谈论人生奥秘，并听说哲学系上课要求不那么严格，可以有更多更充分时间读自己喜爱的书，这样，第二年便转入文学院的哲学系了。

尽管如此，我从中学培养起来的对文学的爱好并未消减，我仍在不断地写诗写散文。之所以没有入中文系或西语系，只不过当时认为文学可以更多靠自学，不一定专修罢了。至于将来到底以何为业，由于祖国局势危艰，自己的精神和生活都处于极端不安和动荡当中，对于自己的将来无心细想，有些糊里糊涂，大有兴之所至，随遇而安的样子。可以这样说，如果不面临选择的困难，我完全会走上写作的道路的。

就在这样的状态下，黄宗江来找我参加演戏了。那是1939年春天。燕京剧社准备排《雷雨》，宗江希望我演周冲。1934年，我在文学季刊上读到《雷雨》，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我。1938年进燕大后，我甚至模仿它的调子写了一个独幕剧《死之

屋》，并且由我所参加的一个基督教小团契在校内演出过。当然，从内涵上说，它远不具有《雷雨》那样深沉的社会意蕴，而只是写了人的情欲所造成的盲目的悲剧。对于《雷雨》中周冲这个角色，我是很喜爱的。时常在无人之处，以同龄人的心情背诵第三幕中周冲对四凤所说的诗意盎然的台词：“……当海风吹得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然而，居然可能到舞台上去饰演这个角色，这是我从来未曾想到过的。当我走进张福骈的宿舍，面对着他和其他几位陌生的高年级同学，真是既激动又紧张。嘿，张福骈！这位又帅又漂亮，声音像沉钟，连宗江都很佩服的大学舞台明星！在他犀利的目光下，我手指不停抓着桌面，声音却屡屡出现 falsetto（假嗓的高音），无法控制了。其结果之狼狈是可以想见的，还怎能取得参加排练的资格呢。

又是宗江的好意，希望我参加他们的工作，担任剧组的场记和剧务。

我的戏剧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

如果没有黄宗江，没有他和张福骈等人创办的燕京剧社，我可能至今还只是独自踽踽于斗室中，朗读一些名剧的片断以自娱。

1989年4月

金山引我上银幕

从初中起，我就是个影迷。我的学校附近有两家二轮影院，东面是中央电影院，即现在北京音乐厅的所在。西面是绒线胡同西口的中天电影院。所以下午下了课，赶紧去抢着买个前排座位，花一两角钱就可神游那些新奇的境界。30年代初期的影片《故都春梦》、《渔光曲》、《迷途的羔羊》以及美国嘉宝、麦唐娜等主演的影片，至今记忆犹新……但是，说到自己踏入电影工作的缘由，却又不免又要先来一句：“如果没有黄宗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战争爆发。第二天早晨，日本宪兵就来封闭了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我失学了，又不愿进敌伪办的大学去继续学业，就于1943年春在北平参加了唐槐秋办的中国旅行剧团，成为职业的舞台演员。1944年春，我离开中旅，参加了李伯龙等主办的上海国华剧社。该年秋又到北平南北剧社演戏直至抗战胜利。当时很想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办一个类似莫斯科小剧院或日本新筑地那样的小剧院，但深感腹笥空虚，而且办剧院又无经济条件，在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又迁回北平，因此决定返校再读两年书，充实一下自己再说。

那知1947年夏从燕大毕业后，重返舞台已不那么容易了，幸而当年冬天，焦菊隐先生在北平组织了一个艺术馆，内设京剧队和话剧队，话剧队第一个戏就准备排黄宗江的新作《大团圆》。

这出戏写北平一家人在抗战前离合悲欢的故事，黄宗江就介绍我参加，担任其中三哥的角色。参加这个戏的还有：梁国璋演母亲，于是之演大哥，唐远之演二哥，史林演大嫂，许兰演二姐，朱嘉琛演王妈，杨雪明演表妹……导演是丁力，他也是我燕大的同学，和宗江同班读西语系。丁原名石增祚，解放后在上海人艺任导演，排了《四十年的愿望》等剧，很有才华，不幸于1953年因风湿性心脏病逝世。

《大团圆》于1948年春节在北平建国东堂演出，观众反应热烈。正好金山和张瑞芳由长春赴上海，经过北平，看了这个戏，颇为赞赏。当时金山正准备在上海创办清华影业公司，就立即邀请黄宗江、丁力、朱嘉琛、程述尧及我参加他的公司，而且第一部影片决定拍摄《大团圆》，就由丁力导演。

当时宗江正患肺病，躺在建国东堂楼上一间小屋内养病。探病者甚多，他的精神依然很活跃。由于在抗战期间他曾参加金山主持的中华剧艺社演出，彼此很熟悉，因此谈论我们参加清华公司的事进行得很顺利。我的一切都是由宗江代我说妥，直到签约前，我也没有机会和金山见过面。

1948年5月，我便和丁力、程述尧等乘霸王号飞机飞往上海，踏入电影圈了。

1989年4月

金山和清华影业公司

对于金山，我是仰慕已久的。抗战前，他在影片《夜半歌声》中饰演的宋丹萍，《貂蝉》中饰演的吕布，都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时感到他在当时影坛异军突起，是个艺术气息很浓的性格演员，没有那种陈腐的明星味道。而抗战后他所导演的《松花江上》，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气节，开阔雄浑，一扫当时影坛某些绮丽衰靡之风，更是为我和朋友们所乐道。

在我参加清华公司前，黄宗江告诉我，金山看了《大团圆》，对我们这班人颇为重视，还希望我在进清华公司后能多演些重头戏，至于我在《大团圆》中的表演，金山认为是展示了才情，然而还不够投入，有些“批判地演”的味道。当时，我只知演戏，不注重理论，所以听了这个评论还着实有些迷惑，想了良久，才似乎有些懂得。也就是在这以后，我才去找了郑君里翻译的《演员自我修养》等表演理论书，认真阅读，想一窥门径。

直到我离开北平赴上海前不久，才和金山见了面。他从一辆深蓝色的轿车中走下来，西装笔挺，气宇轩昂，给我的印象是：他更像一位礼贤下士的实业家。的确，这种感觉，在我到上海后，就更鲜明了。清华公司的成员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金山从长春带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未拍过电影的剧人，拍摄是租用斜土路电工厂，即现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北部。就在电工厂的斜对面，从一个小弄堂走进数米，金山建造起一个“清华村”，供大部

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居住，一共是四排房子，人口少的住小间，人口多或需要优遇一些的住大间。另外，还有公共食堂和浴室。从北平请来的魏鹤龄一家，长春来的张天赐一家，以及因拍《桃花江上》受伤的王人路一家……就都住在这里。我是单身，和程述尧一起住在最南端一排东首的小屋里。东窗外便是条石子小路，路东面是旷野地，不远是个池塘，入夏蛙声一片，颇有田园风光。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市中心黄陂路九福里，我则宁愿住在这儿，更安静些，拍戏也方便。

在当时的上海，租一间亭子间需要约十两黄金的顶费。因此，作为一个私营电影公司的主持人，能造起这样一个居住点，安顿他的职工，应该说是很有气魄的了！

清华公司的打炮戏，即是由黄宗江改编的他的话剧《大团圆》。在这部影片中，除了卫禹平、吴茵、韦伟、蓝马、石羽等影坛上已很知名的演员外，金山还起用了不少未登银幕的舞台演员，如路曦、凌琯如、李浣青、叶子、朱嘉琛、程述尧和我等人。导演丁力，摄影师冯四知也都是第一次拍片。（冯四知于1950年在张骏祥导演的《翠岗红旗》影片中担任摄影，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摄影奖。）《大团圆》是一部群戏，没有什么离奇情节，契诃夫味道很浓。金山敢于以这部戏作为开门第一炮，并雇用这样多新人，更足见他艺术事业家的胆识和气魄了。

在《大团圆》问世后，金山又推上两部影片，一部是陈白尘根据他的舞台剧《群魔乱舞》改编的《魔窟》，徐昌霖导演，石羽、蓝马、上官云珠、章曼萍等主演。另一部是根据碧野小说改编的《飞红巾》，吴永刚导演，男主角是当时的红星韩非，女主角则起用新人莽依萍，她形象泼辣艳丽，从对她的安排，也可见金山的胆识。可惜此片于1949年春在北平拍外景，只拍了少数镜头，就因北平面临解放，形势紧张，摄制组全部撤回上海，影片未能继续

拍摄。

北平解放后,作为地下党员,金山即以顾问身份参加了和平谈判代表团到北平去了。当时的清华影业公司,一则因时局变化,拍片困难,二来也因金山走后,难以维持,不久就宣告解散。由投资人每人发给四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上海解放后几个月,这些人基本上都参加了上海电影制片厂。

从金山解放后在北京和吴雪等共同创办青年艺术剧院,以及后来主持中央戏剧学院等作为看来,都使我感到,他不仅是个极有魅力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个有气魄的艺术事业家。在我们的电影戏剧界,这样的人才难得的!

1989年4月

汤晓丹印象

看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等影片的人，都会感受到其中的战斗场面是多么火爆泼辣，壮阔激烈，因而会想：这几部片子的导演汤晓丹的性格也许是这样的。但是，恰恰相反，他说话的声音轻、柔、缓慢，不时悠悠摆着头，性格出奇的温和。和他在一起工作，再急躁的性子也会静下来。你会感到，如果对这样的人发脾气，那简直是一种罪过。

我曾在汤晓丹导演的《渡江侦察记》和《不夜城》中担任角色，这两部影片份量都很重，工作繁难。然而老汤却总是“笃坦”，不慌不忙地往前走，不着急也不叫苦，以身作则，领着摄制组圆满完成任务。那平和的性子，那耐心，不禁使人想起“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样的句子。

在解放前，他就已导演过四十多部影片，其中像《天堂春梦》，就曾博得广泛的赞誉，这部影片以犀利的笔描写了国统区人民的痛苦生活，抨击了官僚资本的黑暗，是一部有深度的现实主义力作。解放后他参加了上影，当时许多导演和演员在一起学习，他和我编在一个小组，在几个月的相处中，我发现这位大导演态度非常谦和。听别人发言时聚精会神，悠悠摇着头，显得那样兴味盎然，还时时用心做着笔记，完全是从头学起的神情。应该就是这样的感情和精神吧。他解放后导演的第一部影片《胜利重逢》（1950），无论是描绘一个解放军战士的成长，或是在对部